詩經偶箋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彤弓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彤弓賜之重者也每賜必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獨言弓者舉重以該輕耳周人尚赤故重彤弓賜弓不張故曰弨三章開看藏之志其重也載以正其体櫜以養其色皆藏中事貺之則必喜之好之饗之則必右之醻之饗禮亨太牢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如命數獻數

三代而后不僭漢唐諸君即宋祖于石守信輩何嘗不是一圖疑忌只是作用較殊耳

終而止不得終日故曰一朝

徐儆弦曰有功而不賞則立功者怠賞功而不速則受賞者疑內疑其臣而外牽於其功內忌其臣而外迫於其勢不得不賜者皆非中心之貺也

菁莪

首三章旣述相見之喜未章復遡其未見之思者有未見之懷則其見愈親有願見之望故其見愈幸也錫我百朋止形容其旣見而喜之情非以得重貨形容得賢貝有五大貝牡貝么貝小貝不成貝二枚爲

朋價各有差非總五貝爲一朋也載沉載浮狀舟之飄泊中河上下游移可謂善言情致沉亦非没溺之義

六月

通詩固美吉甫還在宣王之命將中興上首二章出師時事中三章行師時事末章班師時事

六月紀時也棲棲紀事也常服將帥之服也下我服始就士卒言之王于于字鄭云于曰也匡王國與定王國不同正華夷之大分曰匡安社稷之大業曰定

比比之也閑閑之也俱力上說維此六月四句注中分疏甚明但須總會此意不必拘拘分貼

三章作上下平對不可從車攻馬良固禦敵之具而嚴翼又行師之本也以奏以定但吉甫欲求加此尚未然事

匪如四句正應前孔熾織文鳥章旗幟之文而畫以鳥隼之章也鳥章所以統前舊說鳥章中帶龜蛇之旐在內白旆繼旐者也帶鳥章之旆在內余意下文元戎啓行原說前軍只鳥章之建其旆央央更自直

截白作帛非白色也元戎陷陣之車也

戎車連上章一路敘下織文二句言旌旗元戎二句言先鋒戎車四句言車馬如輕如軒猶云輕如軒如謂車之前後適調低昂之勢如此非指物以形容之也薄伐太原正帝王羈縻戎索治以不治之道合當如此文武還就其平日言是歸美之詞漢唐而下縉紳介胄分為二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見故金才不見於世而功名亦不與三代爭駈有由然耳

燕喜時說俱就私燕說然有謂既字難通者欲以燕

喜屬公燕而以我歸永久轉下始作私燕看來亦自層節全意還作私燕只燕喜二字與頌魯侯燕喜一例便於既字有着落矣張仲只道其一時之盛將相調和亦題外意從說詩者看出燕喜須摹出吉甫先憂後樂氣象大臣志在社稷功在疆埸指顧河山自然康豫只說生還者非是

采芑

首二章軍容之盛三章紀律之嚴四章則言其以威望而成南伐之功

新田新成菑田也菑災也菑災殺其草木也舊以新田在彼菑田在此師衆如彼練習如此爲與全無味不過因所事以起興耳秉鉞以臨之曰涖統御之以行曰率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人然詩人之詞名數原不必拘師千之試言師衆所以扞禦乎敵者者練習也四騏二句車馬對簟茀二句車馬之飾對路車是將所乘之車非上三千之車魚服載於車上故言車飾而并及之　一說魚服非矢服與采薇不同即所以飾簟茀也左傳魚軒註蚕魚皮又可以飾車

也與此義同。

上六句輕只蒙上章之文以起下意約軝二句以車馬對兵車之轂束皮以固之車前之衡雜文以飾之兩服兩驂故有八鸞命服乃平日所命卿士之服下芾珩即是詩人只要發出方叔氣燄威望見於車旂珮服之間而武侯羽扇綸巾羊叔子輕裘緩帶之意自見

上六句亦輕隼之急疾亦集於所止與師行進退之節用之有律而不亂也本鉦人伐鉦鼓人伐鼓而曰

鉦人伐鼓省文也本陳師而鞫之陳旅而鞫之而曰陳師鞫旅亦省文也兵法凡軍進止皆鼓動鉦止此特就動一邊說故淵淵以鼓之進兵者言闐闐以鼓之振旅者言而其中皆自有鉦之意在方叔訓練軍中種種嚴明顯允二句復就上嘆美之曰顯允方叔伐鼓云云謂自始至終皆進退有度也顯允要粘軍事顯是號令明允是賞罰信舊以鉦人句未戰陳師句將戰伐鼓二句纔是戰時事亦不必如此碎裂末章方叔功成旣以壯猷復以宿望總是歸美之意

蠢爾二句不過引頭意戎云意方叔已老等語又屬蛇足叔歷事王朝而精習國體積起兵間而熟悉夷情故曰元老壯猷謀之壯不以力之壯也執訊獲醜竟作寔事看戎車三句一串意嘽啍者狀其車之衆盛而雷霆者壯其聲勢之雄猛來威亦非必不戰而服但以其先聲威敵所謂西賊聞之心膽寒云耳要知此皆褒美之體未可拘拘

車攻

宣王本因會同而行田獵然此詩却為田獵而作須

要見中興氣象百度維新。會同舉而王者之大統正。田獵舉而王者之遠略脩詩中既攻既同既好既𢘅既調既同既駕俱見法度脩飾。有夙具之意在首章援起之詞。既攻既同指平日言便見中興光景四牡二句正往東都事會同田獵俱含在徂東內不言何事。而書逢曠典之意自見。二章指往東都所爲之事也。田者。刈草爲防。驅禽獸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甫大也。甫草下敖山即其地也。三章則選徒而狩矣。囂囂人衆則聲衆靜治尚屬餘意。搏獸於敖尚是

未然事有司夙戒將以待諸侯之朝畢而舉耳此章既言選徒四章自宜以行狩挨之言會同者正以會同而田獵也奕奕有繹想見當時六服奔走車騎絡繹眞可謂復見漢官威儀四句一氣說下五六章正征狩時事決與拾相比曰佽弓與矢相得曰調射夫既同言同心同力正是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意不是比耦四黃不但足之齊又齊色也不猗不但色之齊又中法也不失其馳御之善也舍矢如破射之善也看不失二字眞有御者羞與射者比之意七章蕭蕭

二句狀容狩畢後整暇之景如畫徒御句嚴也大庖句惠也上中下三殺君各取其十上奉宗廟中奉賓客君止得其下故不盈末章之子於征只就田獵說有聞無聲有合選徒及馬鳴章言者有單承馬鳴章者看來有聞無聲四字可解不可解句法妙甚原是檃括通詩作嘆美詞正宜渾融會意時說止聞選徒有聲不聞徒聲止聞馬鳴不聞徒聲夫選徒之聲與馬鳴即皆聲矣如何說無聲下二句君子就德言大成就業言看來亦于會同田獵上不即不離想他規

模氣象如此聲靈赫濯政令昭明節制閑裕居然聖
主之行王者之治云爾天下事喧由于玩玩則苟簡
闕冗之弊漸生便是衰世氣色靜由于肅肅則精明
整暇之意可思便是中興氣色故詩中屢言靜治深
意可味

吉日

車攻狩於東都吉日狩於西都一章備其具二章擇
其地三章方獵而人心踴躍四章既獵而禮儀儀備
見非昔日氣象意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祭祀為內事田獵為外事戊剛日也房四星為天駟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常祭馬祖以春令將用馬力故又禱之重在禱上不重訴日升彼大阜二句注可以字分曉此時尚未從群醜也田車二句與上二句開說不必泥是神力庚午亦剛日也漆沮二句語意宛轉言會獸衆多其地何在其漆沮之從乎彼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其祁以地言孔有以獸言趨則儦儦後者疾行而追其類也行則俟俟前者緩行而留其群也或三為群

或二爲友極盡獸多之狀中興之世百物改觀言下自見率左右燕天子不須拘拘獲禽上須以中興大氣象說只說下之人心鼓舞所以致之者自在言下亦不須歸重宣王身上反覺意味淺短

小豝言發射之即中也大兕言殪中之即死也有巧力意賓客泛言非專田事之人醴維王享諸侯則設之且以酌醴不獨可以舉常宴卽酌醴亦無不具見獲禽之多也

鴻鴈

詩作於安定之後所謂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者也
要知其喜幸處正是悲痛處悲痛處全是感激處惠
鮮懷保文之所以興也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幽之所
以亡也哀此鰥寡宣之所以中興也

一章述昔之苦二章述今之樂三章述已作歌之意
三章俱有劬勞俱稍有辨首章就離散言二章就作
室言三章則合前二章意映下宣驕言上二章以鴻
鴈對之子故屬興末章不言之子故屬比矜人即下
鰥寡維此哲人四句與黍離園桃意旨各別彼傷人

莫我知。垂重不知一邊。此全重哲人說愚人。正是深。感哲人處如云哲人洞悉民隱知我哀鳴苦哀。使愚人則謂我宣驕耳。亦不必暗指厲王。

夜如何其

三章一時之詞通詩只夜如何其一句喝起。下面意。肯甚疑聲響甚急。宛然目見庭燎耳聽鸞聲目視旂影。註中夜雖未央著。一雖字只尺千里矣。

庭燎樹之於庭司烜供之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天子庭燎用百。

呂氏曰宣王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凝止躍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如武丁之恭嘿則反掌中與矣

沔彼

首章水猶有所宗鳥猶有所止反與人獨無憂二章水流之盛鳥飛之揚與已憂之甚三章以鳥不自縱與人乃縱讒以之惑衆則曰訛言以之誣民則曰讒言憂我父母四字詞危意苦可思可涕我友敬矣五句玩矣字其字有能敬自然讒言不與不能敬自然

說詩須解得如此心孫

譏言必與兩意在

鶴鳴

鍾伯敬曰句中透熟目擊道存此詩如易之取象不是譬喻

園有近習意山有疏遠意樹檀見客悅可近山石見粗直可憎

玩註中意似以誠明好惡立解然會得此意只將物理含泳不說出正意更屬深遠二章反覆咏嘆其趣無限亦見愛君無已之意

祈父

禁衛之士所以扞禦京師遠從征役。行者怨之首二章見已役非其職。末章更訴其往役之苦則非維不當役而情亦大可哀矣祈父不敢斥王之詞猶北山之呼大夫也曰有母尸饔不維獨了更且無家。然軍中未必皆獨子只甚而有母尸饔者亦有之有字可味。

白駒

此詩作於旣去之後讀者須從音響字句間摹寫其

綢繆繾綣無可柰何之意首二章謀所以留之之方欲留其人而計及于白駒欲留白駒而計及于縶維總非實事若着實認眞此羈客之道豈留賔之禮朝夕本非永淹延于欲去之時則片刻而千秋矣永字字法妙品三章曲道招隱之意若與欵曲商量旣以公侯逸豫勸之復以愼優游勉遁思望之要知此等高人決不以公侯動念白駒詩人若更以公侯富貴留之是又以腐鼠相嚇矣一片肝腸正欲其蒼生一出如謝安石先天下憂後天下樂如范希文逸豫無

期正喜見太平悅安社稷之謂也無無期不是久長是無涯量也優游曰愼遁思曰勉知其泉石成癖宛轉相勸只愼勉二字想見挽留之苦至末章則人已去而情難盡思愈深而調愈苦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此時藿苗無所用縶維無所施直是目斷行睥宛然弔采在望至心傷意折人不可胥僅欲其音傳跡不可羈更欲其心絕無金玉爾音處即無遐心處然讀至此眞所謂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謂城朝雨之曲小山叢桂之歌不足言也

逍遙嘉客處求教請益等語一著便呆金王爾音只欲其音問相通耳非望其有經國之言也賢者高尚寧肯作此詩人亦何敢便以此期之

黃鳥

此詩與緜蠻碩鼠一例三章一意黃鳥三句如所謂無寄人于我室我將反之意善道者患難相收䘏之道也明者察人之疾苦一說不可與之求明白亦好不可與處則益甚矣人情厚薄親疎自不可強舍其宗族鄉里而適他邦忘其父母兄弟親戚而就他人

情義漠然何足深惟要知詩人之意正傷其遭遇亂世展轉四方置身無所謀生無路耳井田廢而州閭族黨之養微風俗夷而睦婣任恤之義薄此所以爲雅之變也

我行其野

誠不以富二句見詩人忠厚之旨然詞恕而意愈刻薄責之以新故正是冷語毒刺非眞謂其爲新故不爲貧富也

斯干

此築室後落成之詩落謂與賓客燕會飲酒以澆落之即歡樂之義也或曰祭名首章首二句是形勝次二句是制度築室之大槩已盡下更詳言之耳似續四章雖俱是言築室之事而似續章又領三章曰築室百堵已該下墻堂室意曰居處笑語已該下攸芋攸躋攸寧意兄弟以見在居室者言子孫以後來誕育者言俱祝詞人君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祖宗創業之艱多覆墜於子孫故二者寔人君莫大之福秩秩是狀近景幽幽是狀遠景竹苞以上根基盤結

言松茂以上結構牢審言相好相尤一正一反勿滌戒意注提居是室者四字出來正恐與築室意相遠是晦翁審處

似續妣祖正見其中興百度脩舉乃作室以復舊觀故曰似續以志其盛既盡吾堂構之美復非狹小前人制度自騁雄心非若後之勞民動衆者比也言西南則該東北謂西南爲奥宜通明而戶牖之者未是居則端拱朝堂處則燕怡宮闈此似祖妣之上下陟降者也笑則天顏有喜語則王言渙發此似祖妣之

泮奐優游者也

閣閣以所見言橐橐以所聞言攸芋言居是垣墻者

有宅中畝外規模非以垣墻形勢言

大勢嚴正自堂之大槩言廉隅整飭自堂之四角言

棟宇之脊梁宗屋之四垂峻起故如鳥之警革簷前

後之正簷阿旁出之側簷華采故如翬之毛羽四如

字形容之詞不作譬喻說

殖殖二句規模之大噲噲二句向背之宜楊升庵曰

噦噦屋深饗也庭是宮寢室前之庭不是大庭楹是

廡無閒柱正是當戶牖處寔是遠戶牖處

六章以下皆祝願之詞蓋築室而子女生則本支溯男從此而開故設爲夢以禱之乃占我夢乃自家思忖與太人占之不同

乃者言其果符是夢而生也寢牀亦是常事以女子聮看則尊之矣裳下飾半圭曰璋不衣之衣而衣裳不弄之圭而弄璋成人有漸故也朱芾帝王子孫自是如此不是期許只是預道室家指婚因之室家言與君王對看注中生于是室句全要常提醒築室意

來

裼小兒被襁制方欲其方正事人也瓦紡時所用之物也無非無儀三句正陳眉公女子無才便是德之意三句亦滚說下

無羊

首三章言牧事之盛末章占富庶之祥此是因牧事之成見出非謂牧事之所致也通詩或言牛羊衆多之羣數或言牛羊衆多之形象降阿飲池或寢或訛并牛羊動止情性俱從筆端畫出至於牧人之何蓑

笠負餱糧取薪蒸搏禽獸從容自得宛見其追隨於淡烟衰艸之中出入於峻坂叢林之內蓋謂牧人之善牧者固非耑就牧人摹寫閒適者亦非映帶牛羊意境殊絕下之麾肱畢升又正其映帶關生最妙處耳咏物之詩題面本狹只就本事發揮則淡無意味末章點綴已盡忽生一牧人之夢以致其頌禱之意蓋此詩以徵宣王牧事之成若只前三章不過卜式胸朱家蕃畜風光矣若離若合文字之妙不可殫言然要知夢本托言衆維魚旐維旟亦只是恍忽變幻

之景即豐年室家亦只以其意言之若沾滯作何解則大愚矣

首言誰謂有矜誑其新有之意三伯維羣三伯羊爲一羣也若直言三伯羣便已說盡濈濈濕濕正是牛牛衆多景象讀者不必他求只就本文一形容想像之衆多之景朦然在目

羊性至踈易耗故三章獨以羊言之少損曰騫全壞曰崩衆維魚旐維旟只是恍忽所見如是非似人寔魚似旐寔旟之謂亦非人變爲魚旐變爲旟之謂兩

言眞是夢境豐年室家影會發意正不必如時說強生議論認得此意即謂旟旐爲豐年衆魚爲室家亦何不可然中興氣象非復向之民靡有黎稼穡卒痒矣。

節南山

此詩之作刺尹氏也用尹氏者幽王刺尹氏正所以刺王耳尹氏流禍只在不平其心上而其心之不平只是不躬弗親而任用小人斥遠君子舊說用人行政兩重詞氣不然用人而行政在其中矣析而分之

首章挈具瞻一句泛言尹氏之誤國而次章遂推本于其心之不平三章言其位高責重宜平其心申前具瞻之意四章則正著其所以不平者言之五章承言禍亂之靖只在平心六章傷尹氏不能所以禍亂日生百姓滋病七章嘆四方皆亂無可往之所八章言小人情狀以見其無可往之故九章深咎尹氏十章則原其作誦以輿王心之平而爲萬邦之畜也此章全爲告王而作後二章不用過文徑接王身上甚有本領從前說尹氏可見字字是說王也

篇中言天者六。言民者六。蓋君之所畏者天。國之所恃者民。不平其心。是一篇綱領。故曰不平。曰不均。曰式夷。曰不傭。曰國成。詩中凡七言之。

南山惟高峻則石自嵓嵓。師尹惟尊顯故民皆仰望。師尊位也。尹世卿也。不敢戲談。道路以目之景也。戲譚猶不敢。況法言乎。大都小人欲行其不平之政。未有不先作威稜以沮人之議論者。獨如國家何。國未常斬曰既曰卒極危之詞。字法妙品。

艸木山之寔也。草木無不猗猗。山之平也。反興下意。

薦瘥二句是神怒民言句是人怨末句總承

上六句責其失職下二句責其避位爲安危利害之所係故曰氏爲蕩平正直之所出故曰均不曰國政而曰國均見非平其心者不能秉猶百揆宰衡之意四方二句承上二句俾民不迷又承此二句應前具瞻意空如空其國空其地之謂言人類將滅甚言之也

四章正尹氏不平之寔舊說上四句分用人非也行政不親勢必委任小人便用人不嘗弗躬二句起下

弗問二句弗問弗仕者必小人即下姻婭瑣瑣者是也問者謀之衆也仕者試之事也此正平心事也弗問弗仕者人誰不知其不可用但可欺罔其君耳故下一勿字下則無膴仕看則無二字口氣但屬姻婭便不使之點辱縉紳又何小人殆之有

五章即承用人說言反之可以已亂也不傭即在鞫訩中看出不惠即在大戾中看出君子如届四句如字中有持危定傾自有其道人自不爲之意如届如夷舊照傳中分貼然細玩朱子之意寔重用人一邊

但弗躬弗親與行政之苟不用其至意相近瑣瑣姻婭與用人之偏不平其心相近遂偶爾言之耳讀者正不可泥屆至也葢勿躬勿親事安得其究竟弗問弗仕人安得其底裡是不用其至也故以如屆進之闋如樂之一闋然少息之意夷卽平心之謂也夷則釋然無爭心民無俟咀俟呪之事矣

六章言尹氏不能已亂而反致亂不吊昊天言尹氏不爲天所卹也語意滚下四句誰秉國成應國均不自爲政應弗躬弗親卒勞百姓應俾民不迷卒字有

終不能改之意又應上如届四句

七章言天下皆亂君子有窮蹙之勢八章言人情反覆小人極譸張之態小人愈譸張則君子愈窮蹙矣又何往乎

九章俛仰時事而嘆之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寧乎王之不定不獨民之不寧矣不懲其心二句自是小人常態然正是君子心傷處

末章正歸重王心上訛爾心有日改月化不知所以然之意王心訛自然窮極禍本知宗社生靈之毒全

在謨用尹氏天變不作人心不離太平之理也故曰畜萬邦畜未便是昇平少敉卒斬空我師光景耳久病之人元氣難復必從容漸漬以養之

正月

凡讀詩宜作三等國風里巷歌謡之什寂寥短章意致無限正雅三頌並一時載筆之臣所作高文大牘條理燦然二變雅者一時賢人君子閔時悼俗之所爲纏綿愴怳層見疊出刺譏懲創縱横反覆文必盡言言必盡意讀者宜領其大旨會其語脉不必分章

析句以文詞牽合也如此此詩以女寵爲主惟君心蠱惑故用小人而致訛言君子失志詩人所以憂也語意不過如此然合下作如此說便索然易盡他却說得何等變幻何等綢繆使人讀之悽入肝脾非有許大筆力不能爲此

章內言天者四言民者五憂字凡七見低回綿結語無倫序大都前六章詳訛言之可憂後七章刺王不能用賢以巳亂故使豔妻得志于內小人得志于外反覆以明其憂亂之意耳

一章憂訛言之大以發端。四月繁霜、天之變也。民有訛言、人之亂也。然下四句、俱頂訛言邊、不可以天變人亂並言。念我獨兮四句、言我之憂所以如此其大者、正緣小心畏愼、是以幽憂而至於病、憂之大、承上孔將來。其憂甚大、故其心愈小。鼠病、而憂在於穴中、人所不知。

二章傷巳値訛言之世、好言二句、好醜之言、皆出於口。正如今人所謂說好說歹、俱憑他口中出、正是訛言之象。有謂好言、夸譽之言、莠言、讒謗之言、尚未是

見其獨憂以爲矯激見其小人以爲過計故曰有侮。

蓋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反以不狂者爲狂也。

三章言國之將亡所以甚痛訛言之害念我無祿傷

巳之不幸也民之無辜一路說下既爲臣僕便不知

從祿何人如烏之三匝不知止誰屋矣有謂人屬有

位民屬百姓者太鑿人泛指世人言即上無辜之民

便是于何從祿舊說言忠臣義士已不敢不勉但不

知人之所從何所此言固是但亦不必加此周旋詩

人原不過危言以動之即從祿向云非謂食祿只是

脫災危之世享生人之樂此言亦是然詩非自道泛說世上人詞旨傷悼即說易姓受祿亦自不妨四章不得已而以止訛望之天中林四句舊說以物猶可見天乃無知作輿牽强無味之甚蘇子云侯維也中林之木莫不摧傷而惟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播惡天下大家世族散爲皂隸亦猶是也詩故云林中雖有材木都無生意唯可薪樵喻周民死亡之迫又一說林中大木之處而惟有薪蒸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用小人三說似皆有意天非夢夢以

時事覩之若夢夢者然靡人弗勝就不善之人不能勝天説故終之曰伊誰云憎言天非有所憎於惡人也知後之禍非憎惡人則知今日之未厭亦非芘惡人後定而今未定耳細味此詞正是詩人飲恨惡人之詞如世俗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蚤與來遲之意

五章正刺王不能懲止訛言謂山二句是訛言影子不是比喻舊分上四句無止訛之君下四句無辨訛之臣血脉殊不貫穿莫之懲歸重王説名且訊之者

皆王也王既不能禁止而下又不能辨別總極痛恨之詞具曰予聖平居人人自負到實際處俱憒憒絕肖衰朝人狂憒光景有謂人皆懼既不肯一分皂白者亦可然前說予具聖語意更肖烏之雌雄言易辨非難辨也

六章極言身之無所容正不能懲訛言之害跼天高憂將墜也蹐地厚恐地陷也形容賢者處亂世光景可謂曲盡然如此雖無是事而有是理故繼之曰有倫有脊倫序也事未至而妄言之則無倫脊之在背

有條理焉故目春
七章又極言已進退無據以極王弄賢之狀抏者齟
齬頓剉之意求我則猶云求我做個賢人榜樣非以
爲法則也求本非夢寐旁招只賢人在野故招來之
便似求執亦非拘囚紲縶只賢人欲去强羈縻之便
似執莫我力謂不能著實用我也仇仇不一言之見
無一事不與我牽掣也亂世處賢人置之不進不退
待之疑舍疑用往往如此
八章正指亂本胡爲厲言必有所以致之者褒姒是

也燎之二句言火反難滅國反易滅反言以起下意
周宗未滅詩人口中語氣却便似已威者唐明皇幸
蜀民伏輦下者皆謂草茅之人知有今日久矣政此
意褒姒是禍源詩只一語而止終若爲尊者諱也
九十章進之以用賢者此正是救亂先著亦是今日
急著二章一正一反行險喻淫虐陰雨喻大難又字
中有行險必蹶之意在輻以固轂輔以益輻僕以將
車有謂輔喻已用之賢僕喻未用之賢輔喻大臣僕
喻庶官者皆非輔僕總以將車統喻人君之用賢自

輔何必分疏

十一章俛仰情事而復歎之見處今世者如魚會江湖而處池沼我安得不憂憂心句似總從前許多意來念國之爲虐政胡爲厲矣之意

十二十三章極狀小人得志小人富則民必貧自然之理昏因孔云注云旋也謂周旋也余意二句合解謂洽比其隣里婚因云語助詞古文多有以云字煞者方有穀方字見小人正在得意之初哿矣二句非美富人也正以哀惸獨耳

十月之交

舊說幽王之時國家政令乖錯小人柄用天變作于上而作此詩看來此詩專刺幽王用皇父而作序曰皇父恃寵諸城土木繁興徙世家巨族以寔之人情懐土重遷傷其獨見搜括故賦是詩是也首三章備述天變而獨詳日食天變之大者用皇父之所致也四章備述小人用事而皇父小人之尤其權獨盛其罪獨深一皇父用故諸小人皆依附以進也四章而下皆言皇父之惡詳於遷向一事者此尤皇父之惡

之大者也詳味詩詞似俱是遷向者怨恨之語皇父是箇豪暴自大之人曰豈不時曰尋不戕曰禮則然自作自由眞覺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作都於向已居然董卓郿塢斂集富人又居然有漢徙富家以實五陵之意恣行貿臆其氣燄熏灼眞有不可言者矣

十月一陽未復六陰用事純陰之月辛爲陰金卯爲陰木純陰之日日食已屬天變而又日月皆陰則陽氣衰微之甚故曰醜微字與食字不同食就陰陽之

本體言微就陰陽之勝負言也。漢書孔光曰。日者人君之表。君德衰微陰道強盛侵蔽陽明則日食應之

日月告凶雖兼日月緊頂上日食不須兼月食說不用其行者月應避日日月食皆是月不避日。月之失其常道也。彼月四句就感應之常言則維其常亦變中之常耳。

不寧以震動暴厲言不令以非時失序言指幽王而日哀今之人婉詞也心警惕曰惕心創艾曰懲舊以曾訓憯字似不如此解更好

四章即不用其良而詳言之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內史掌王八柄之法師氏掌以微詔王艷以色言嬖以勢盛如火之熾言方處以其寵方固安然肆志言奸臣女后勢常相倚後世宰臣故多有結連宮掖以柄用者故此章以小人女后並重

此下皆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詞豈曰不時任智而自是也不即我謀恃勢而妄作也牆屋徹則無居田汙萊則無食猶曰非我戕女乃理之當然是何等倔強

何等慘虐

只皇父孔聖一句已描畫當時小人無忌憚光景皇父只宜二卿立三有事儼然比于列國諸侯取富人寔之又全是自私自利封殖私門之意有車馬即上多藏者不憖遺一老不可作老成人說只是朝廷之土藉在王室之臣皆不留之以衛王曰擇有車馬有字又非一人之詞也

七章皇父剛暴自用必有羣小依託附和以肆讒毒者故被徙者傷感而爲此言從事即從不時之役無

罪無辜即下民之孽孽非降自天皆由讒口下 織兢由人正與匪降自天語相呼應噂聚譚之意沓重複之意面相詼背相仇曲盡讒人情態

曰我里日四方皆徙者對不徙者言之此時安得有羨且逸人情已處其樂不知人之憂已處其憂只見人之樂自傷之至但覺天下之苦無甚於我者我不敢傚二句無可柰何而自已之詞正怨之極也舊說安命未然

雨無正

此詩暬御所作通篇情旨曲折修而詞嚴義正極相責備修而意折語淒極相體諒可謂極興觀羣怨之妙一章述饑饉以起離散之端其實離散之故原不在天亦姑為怨天之詞以志悲耳二章正言離散之事而歸責於王猶未深責諸臣三章以各敬其身望之四章以莫肯用訊責之凡百君子已當拜受法言無可遜卸無可辨析處矣然今日事勢在諸君子亦有萬不得已者徒責之而不盡道其苦楚所在似乎不近人情彼猶得以有辭故五六章又極言今世言

語之難仕進之殆若曰我非不知汝之艱危汝之迫切也然君臣之義終不可以若是恝則彼將心平意折而無詞矣至末章始窮其情而致屬望之意蓋去者原未嘗以義絕亦不敢以明言窮之正所以返之也。

元氣廣大爲昊天仁覆閔下爲旻天故昊天言不駿旻天言疾威各反其義類以歸怨之無罪與有罪俱被滅亡正天之弗慮弗圖處舍猶云且置之勿論也周宗未滅而曰既滅故爲危詞與國既卒斬同義謂

其忘形已成故也莫如我勤言無與我共事者我即下暬御作詩者自謂曰離居則已散去曰莫肯夙夜朝夕雖未去而已不任其責矣朝見曰朝夕見曰夕

敬身者鞠躬盡瘁勉佐時艱若引身而退從容棲遲如上離居莫肯夙夜朝夕便涉縱肆非敬身矣然不曰敬君而曰敬身者王臣蹇蹇皆自盡其義所當爲

古來聖賢豪杰如伊周幹國龍逢捐生不過了得自家身上事非爲人也夫爲人尚可諉自盡又安諉乎

胡不相畏一路滚下語氣抑揚各人自已勉力便是

各敬大家同寅協恭便是相畏各敬身即相畏相畏即畏天言其胡不相畏乎豈不畏於天乎臣之事君天之制也故又以天為言

不退者兵革成而勢不可退也不遂者飢饉成而生不得遂也如此比比舊說較覺明白憯憯日瘁暬御之能敬身如此聽言則答二句描出亂世臣子憂讒畏訊規望苟全之狀聽言窺君必聽之言始答之亦未必是面從但雖據理而陳終非極口譖言不必說到譖及于巳但有可譖之機即退矣

二章但爲憂時感事之言。而責去者之詞。全在言外。愈遠愈近。愈婉愈切。曰不能言。能言曰不可使。可使。皆當時之詞耳。匪舌是出。吉人之言吶吶愼重。恰似用力以出。其勢甚艱。正與如流相反。有謂忠言內激根心而出。亦好忠言反哀以其獲罪。巧言反哥以其處休棘。是不得從容。殆是不得寧處。兩云字。總是恝然離羣時。費商量語氣。只重正人一邊。末章竆去者之情以留之。上文公義私情。一一說盡。諸大夫已是措一語不得。故但以未有室家爲詞。然至癙思泣血。

無言不疾其中故有大不得已着在人涕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故無聲而泣曰泣血昔女出居有以昔出任時言者有以非離居去時言者出居對上遷字言還指離居時爲妥註亦然

詩經偶箋卷七終

詩偶箋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小旻

謀國家紀綱法度治亂安危全在謀猷上謀主於斷非則不成此中執一毫意見不得却又盈庭喧豗沒主張不得若明天子在上詢事考言如周召同心蕭規曹隨房謀杜斷便是興朝氣色不然議論多而成功少便是宋南渡光景當時幽王昏亂羣小聚徒成羣撓亂國是無一箇不競是非却無一人肯擔利害

故曰諭諭訑訑又曰誰敢執其咎宛見當時囘遹之象曰先民言其棄祖宗之法也曰大猶言其背聖賢之經也曰邇言是聽是爭言其無四海之謨萬年之計也當世未始無賢人主不能用徒使羣小猖狂如處堂之燕焚棟及巢恬不覺悟人莫知其他而詩人臨深履薄之意安得不切安得不言細分之一章發其端正刺王也謀臧二句就王說二三四章極陳亂世謀夫之象正所謂謀猶回遹也謀之其臧四句就謀夫說四章言非無善士而王不用合二三四章正

所謂謀臧不從不臧覆用也謀猷如此喪無日矣故以巳懼𣈆意終之

諭謫訿訿狀小人陽合陰離情態正是其同而不和處具有同聲附和之意具違具依人人無眞是非事事無眞是非王之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正此輩誤之耳。

我龜二句只借來引起極狀謀猷煩瀆之象非眞屢卜也發言盈庭是謂孔多誰敢執其咎所以謀不集人持一心人角一喙後來成敗不關自巳身上自然

議論輕出底無畫一處若一人獨斷功亦其功罪
亦其罪謀安得不臧安得不集
上只說謀之不集尚未及所以爲謀者此乃承上而
傷其所以爲謀之謬也上不得於道與此不潰於成
俱項上一句說
靡止靡膴只是引起話頭若因國論不定并求民所
以不多誤矣聖否否字帶言之睿作聖覥作哲聰作
謀貌作肅言作艾艾訓治謂有條理也
人知其一項上二句來却不可泥定暴虎馮河說暴

與馮爲二而曰知其一者謂明於此一類而昧於他處也他曀指時事言人皆莫知則禍不可支矣故已懼之而曰戰戰兢兢云云如臨謂將值於禍也如履謂現在於禍也

小宛

此詩意旨即沔水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之意時說以無辱親爲綱敬儀教子爲目固是但須知詩人原因念亂而懐二人因懐二人而及敬儀教子莫認客作主在讀者自得之士君子身遭亂世觸目禍機七尺

之軀尚可舍置到念及父母遺體不可毀傷祖宗宗祊不可隕墜此正是詩人念亂深情獨往處一章發相戒之端下三章詳相戒之事戒意不出謹儀教子二意而末二章則推廣之問卜于神効法于人總見其迹渉畏途兢兢不敢自寧之意此是詩人百折千廻處文字與意旨俱自委曲無限到此更不須步步顧毋又打到謹儀教子上去矣握粟出卜即屈原卜居意此事豈卜筮所及握粟亦非寔事不過心緒倉皇不知所以自免故件件要做至於効法恭人小心

戰兢自守此正是處亂正經汚水之敬雨無正之敬身小旻之履薄臨深皆此意也

鳴鳩小物今飛鳴戾天有勉強意明發乃爲思慮之始非夜氣清明之謂

二章敬儀也貌之德恭而齊肅思之德睿而通明曰齊聖齊聖對彼昏看只論此二項人意却歸重溫克一邊日富形容沉湎人初僅濡足日甚一日遂不可回如畫敬儀廣說而不爲酒困在其中天命不又只就敬不敬上決之一不敬便去一去便不來是警惕

之詞指自家身上說而含下時變意在須知士氣國運盛衰治亂原是一體此以大氣數言之禍福在其中矣

三章教子也中原之菽物之可公者也螟蛉物之可似者也穀以終中原興意似以終螟蛉興意穀亦廣說不得拘上敬儀上

脊令飛且鳴亦有努力之意邁征俱勇往力行之貌夙興夜寐叠上意以起下文言日言月言夙言夜直是一息不停末句正應前有懐二人意

桑扈不食粟塡寡不宜獄反興宜字與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可以字同一言之間悲慘可掬

温恭是謙和的人小心是謹愼的人指當世賢者賢者尚如此在我又當何如集木雖危木猶可倚臨谷雖危地猶可藉冰則全無憑依見巳非恭人小心益當戰兢也自何能彀彀正在是

小弁

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朱子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大舜地位只我罪伊何上說何辜于天

亦自以為無罪相似合二語稱之小弁之品定矣通詩萬轉千迴饞心刻骨總之訴情處少說憂處多蓋處家庭父子之變更無別路雖有哀傷痛割而已然中間曲喻宛譬盡態極妍悲痛迫切之詞含酸飲痛之言疑怍忖度之吻無所不具終未嘗作一決絕語怨而不怒顯而若微徐子先謂其文不在東山棠棣之下固定論也

首章鸒鳥名斯語助詞被棄之子如窮人無所歸曰歸飛便有人不如鳥之意何辜于天天即親也不敢

斥言之二何字自審之詞云如之何注云安之而已
非是若云將何處置無聊賴之詞非忍絕之也
二章舊說大道塞則艸生憂傷極則痛心亦非也余
意周道之上草生蒙茸意亦唐人愁心似春艸時向
玉堦生之意下六句古今說憂盡此數語詩人都自
身親經歷中來自覺有此種種魔趣言之親切言之
覼縷有謂用老甚於如擣疾首甚於用老者亦謬惄
焉如擣深悲至痛如有物之擣其心也事關心者夢
中亦長吁故曰假寐永歎憂愁多者年少而髮白故

曰維憂用老疢如疾首不病而自病也

三章桑梓雖屬興桑梓猶恭敬無一時不恭敬可知靡瞻匪父如云一舉目只看着父親一出世只靠着母親言父而及母帶言之耳不離於毛四句作詰問疑惟之詞如云父母如此豈我不是親生兒子只是我六親無緣生命不好我辰果安在耶口吻纏綿宛轉世俗之諺可味可想

四五章言物皆有所托興巳獨無托物猶有所顧與親獨不我顧與意作蜩依於柳萑依于淵更順舊說

作柳與淵猶然容得尚多一轉鹿性易驚猶戀其羣、雉性耿介亦求其匹反興下意舟流無所屆喻已之飄泊如窮人無所歸也壞木無枝喻已之憔悴孤特無復生人之樂也不遑假寐雖永嘆亦不暇矣寔有置身無地之意討令肯字尚可刪寧莫之知玩寧字、似言親豈不之知注言人莫之知非也

六章忍是不憐恤之意非殘忍之忍正是感之以一體至情動之以怵惕良心可憐之極

七八章君子信讒始推原見釁之本無易由言又推

原見譏之本意外生意情外生情說到末段知其不
可奈何設爲戒伯服之詞而轉語即自絕鄉云人情
畜於自决者中有不自决者在也此語妙絕非解人
不知凡飲酒一獻一酢往而必返至醻爵則來而必
受往而不返君子於譏言全無阻却推委核寔考驗
之意故曰如或醻之四句一順說不舒究正足上二
句說伐木四句不是說他刑罪失宜亦不是望他罪
譏言而不罪已又是嘆君子之不惠而不舒究之也
莫高四句言以爲莫高矣却不是山以爲莫浚矣却

不是泉君子亦不可易其言恐人聞之如此說莫高莫浚較順舊以爲追戒之言亦非也事已遂矣戒之何益亦是追歎之耳由言來便是廢后廢子之言寬說

巧言

首章自訴其罹亂以啓讒言之端二三章推本其所由生之故至四五六章余意不過惡之之極予忖度之明其讒之易窮顏之厚矣明其讒之可醜至末章則極力形容醜詆河麋言其地位卑也微尰言其惡

狀猶新臺之戚施籧篨也居徒幾何言其無幾黨與也三段皆藐之之至曰幟爲亂階曰爲猶將多又從而恠之舊以爲讒人之心不難知讒人之言不言辨讒人之黨不難除分說似尚未是

首章曰無罪無辜又曰予慎無罪予慎無辜者蓋身罹其毒反覆致審之詞舊以爲冀其獲免非是

僭始既涵四字說盡千古招讒之故讒人雖百般伎倆百般狙儈當初發難端亦有搖搖不敢自必之意倘遇明主如雨雪之消見晛耳此時優容不斷遂被

小人識破機關拿定筋節後來着着游其彀中矣安得不信信之日深亂之所以日長也下四句承上說來涵即不怒不怒即不能祉二如字有意見轉移之機只在王一反手閒耳

舊說屢盟二句即如祉二句而反之信盜二句即如怒二句而反之亦是屢盟與君子盟也作會而畔作誓而疑果能祉君子何盟之有況屢盟乎屢盟則亂長信盜則亂暴孔甘則亂餤造字造句各各相應讒人乘間以伺君子如穿窬然故曰盜餤饕餮之謂讒

人甘言以致亂美炙適口以厝毒王之甘言是餤亂也匪其止共說出小人心事若就職事說小人曲謹殆過於君子但不是止於共耳維王之卭見信之者王受禍者亦王也

寢廟二句見維王晝制大猷二句見維聖晝倫俱以能所難能爲典秩秩有經綸次第莫則規晝之使一定也躍躍二句即比上他人二句見有心忖度之易易也

荏染不皆可用故君子樹之人言有讒信不同故必以

心數之以處置事理不同爲與下文蛇蛇四句足上數之之意重巧言邊數字妙不得作辨字解數之則辨不必言矣蛇蛇正形容碩言出口之度如此碩言由心而出出順理成章不愧不怍故曰出自口矣

末章着意形容不一而足玩朱傳居河之麋三句是一意微尰三句是一意末句總承上二意言之然此章只宜疊疊說去以見義不宜割裂破碎以就其說

何人斯

小弁之怨深也而深言之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

已垂涕泣而道之。處父子之道也。何人斯之怨。深也而淺言之。所謂越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處朋友之道也。暴公之惡。只反側二字畫之。此詩首之曰其心孔艱。終之曰以極反側。正首尾相應處。中間專言其可以見而不來。惟欲其一來爲快。若作聻。望若作疑忖。便覺讒人愧汗慚顏。羞澀難前之景。與其雲砉翻覆。鬼魅出入之狀。俱一一畫出。且暴蘇二人當時同心共事。今月光初滌末。又與人不同。以此相責。正如握西泰之鏡。魑魅莫逃。飲上池之水。肺肝

患見讒構排陷之罪不待言而顯矣讀者須于意中探取其痛心刻骨之情又於言下領會其綿裏藏針之妙徒曰責人忠厚尚得其皮毛未領其旨趣也一

孔艱舊說作艱險看此詩情吻不宜開口便罵正謂逝梁不入其用心太多耳章內胡逝我梁等語都非實事譜已者明是暴公若直斥暴公情詞便不委曲故特設一人以寬暴之罪又以從暴之云微諷之若信可疑可解不可解雖不說暴公暴公之心大如芒刺矣

二章首二句雖已明知其譖而猶爲不知之詞上云維暴之云此復云誰爲此禍總是暗相敲打中二句不責其譖巳而責其入唁可謂善于立言下二句云不我可便就不入唁言似更婉曲非謂譖巳爲不可也

逝梁復逝陳光景最可思小人面相和背相詆然欲揜蔽若非已譖之者未嘗不欲一至其庭而良心終不能昧欲行又且自止眞有逝梁不入逝陳不入一段光景閙其聲不見其身踪跡閃幻宛在目前不愧

于人二句注作直刺之於詩氣似蚤當云汝之不言我豈有愧於人乎汝固不愧於人者也豈汝有畏於天乎汝固不畏於天者也

胡不自南四句不是惡其相值只是因其相值而又不入轉可疑故曰祇攪我心

五六章非特脂車是托言即托以亟行亦是設爲之詞特多方攻詰之使㨹心自愧耳上因其去而望之下又因其還而望之總同此意

伯氏三句言與汝義如兄弟相應和如壎篪勢相欠

比如物之貫盟牲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言三物統言之矣

靦人罔極言爾靦然亦有面目乃靦人若是罔極乎正發其情之奸也若依注與人相靦無窮極之時殊無味反側二字到此始直舉而言之然只言始厚今薄便了終不說出更覺意味深長

巷伯

巷伯掌官中之獄者官爲寺人而職長承巷故寺人而稱巷伯遡詩總之反覆怨訐以致其惡惡之意僭

說一二章責之三四章誨之五章訴之六章絕之蓋此意也萋菲小文貌哆侈微張貌貝錦似錦而寔非錦南箕似箕而實非箕故以爲讒言無寔之喻舊以爲貝錦小者大之南箕虛者實之亦不必兩成字可味全是他造作出來正是讒人罪案在此緝緝言讒之接續增益如女之績也翩翩言讒之往來輕飄如鳥之飛也捷捷翻翻言讒之禦人以口給倏忽而變亂也愼爾言也舊說以令終之道教之豈不爾受舊說以術中之禍懼之亦無此意不過是深惡而幸其

見及詞猶今人云也須仔細亦有時輪着你也好
猶揚揚艸艸猶慘慘覩彼驕人猶今人云看他們得
意可憐我受禍也投畀豺虎四句極惡之之詞投畀
昊天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猶今人所云這
樣人我只交付天公也末章曰敬不獨示人以辨讒
之方亦示人以止讒之道
楊園下濕其地最卑畝丘之外加以楊園則隄防自
固故曰猗於畝丘非加楊園則其上也

首二章傷友之見棄末章原其所以見棄之故也雜風及雨風發而雨從之氣類相應頹風廻旋如車輪有周旋不舍之意故以爲朋友之典雜予與女義同鶼鰈女轉棄予別有參商寘予于懐如漆中之投膠棄予如遺則路傍之敝屣末章言以谷風長養萬物巍巍之處不無死草萎木然生育之德大傷殘之怨小也。友本以患難相依安樂相棄詩人若不忍直言。猶以大德小怨分任其辠是亦祇以異之意此詩須得其怨而不怒處大德或即就前患難相救說似德

色市恩非詩氣也

蓼莪

玩詩意當是孝子行役父母家居失養而死故作此以志其終天之痛通詩總道親恩之大子職之虧然情旨悽惻眞所謂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宜王生之廢讀于門人也

莪蒿蔚一物始生爲莪長爲蒿蔚則蒿之猶麤大者莪可食蒿則無用合蒿蔚言之只見其不副父母初望以爲莪却是蒿却是蔚耳哀哀二句感念父母生

養深恩八字中語無盡而痛無窮三復自見
缾資於罍親托於子理相似也只取相資之義不取
象于缾罍之大小鮮民即令所謂孤子生不如死皆
深悲極痛之詞無父無母之人入而哀思感動飲恨
難言出而形影悲涼置身無所卹恤靡至神化之筆
父兮章即上生我劬勞詳悉言之生鞠拊畜長育時
講許多分疏究竟無味此六字語旣相近義亦無多
只孝子繁稱之若形容不盡而已顧復則微有别子
隨父母旣旋視之更反復之眞情眞景昊天罔極哀

哀父母說一德字已落第二義上比蒼天孝子亦從無可摹狀中強作此語爲人子者當自得之

南山飄風舊說以物理之常與人情之無常然孝子抱啣恤靡至之情觸目生感見南山飄風俛仰悲傷而不能已故緣以爲興下二句極痛之詞

大東

此詩自不以其長以上敘述東國見困之情已盡矣以後歷數天象直從望之處說到怨之處從不能助東人處說到反助西人處想頭甚奇出語似詭顛倒

淋漓變幻鼓舞總是窮極呼天常態生出許多波耳不必明解不必深求以文字觀之亦天下之至奇也

首章因而思古也有饛二句原無大與意饛捄皆盲足之象詩人似以饛捄二字興如砥如矢饛滿則不平捄曲則不直反興也所履所視王會車書一統之景言下宛然周盛時朝覲會同循周道以往來冠蓋相望儀衛赫奕沿途小民式歇息肩憩足于道路之旁或傴僂提携於阡陌之上莫不跂踵肹胖瞻望其丰

釆快睹其威儀武以覩爲行覩地者可笑潸然出涕
含悲畜怨下意未宜露出
上四句困於財下四句傷於力有以末句總承者亦
不妨然不如平分爰履霜寒沍之景也公子嬌羸之
質也葛屨履霜公子周行何等景象只此四句令人
酸絕
契契寤歎詩人自謂哀者我哀之也舊說以爲契契
而寤歎者乃可哀之憚人也于興意未協憚人即上
章所稱不專指公子一邊契刻也有憂苦刻心之意

觀此詩所敍之星自漢箕至畢皆戌亥月後所

薪是穫薪薪是字指穫薪言薪已穫則易腐故急須載也

職勞句只是引起之詞不與西人平重下只平平說去而羣小得志賦役不均之意自見舟人私人舉畢近以見其餘也東西人之子只大槩言東西人耳子家不必泥

五章以下文字到無義理處已入絕妙田地痴人說夢不得漢天河也不言日月而言雲漢光之不能下監者也織之用緯一往一來相反報而成章織女徒

見之候也而又有雙銜之語作詩者口時有感而借以發意耳

左旋而不反有西無東故曰不成報章舌張而曰翕猶治亂而曰亂也

匕其制如匙吉禮用棘喪用桑長三尺以載鼎肉黍稷之匕則小

四月

通詩皆追感無聊之詞強分之一二三章遭亂自傷之詞四五六章遭亂而怨其上之詞七章言避亂無策八章述已作歌之意

首三章興意四月二句以暑之難去興亂之難弭秋

日二句以肅殺無物可免與亂離無處可歸冬日二句以物寒而風疾其氣相似興民穀而我害其情獨不相似然余意此雖興體正不須如此牽合人情憂亂之極覺觸目生悲已有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之意夏則爍石流金宇宙燔灼秋則木黃草萎宇宙蕭條冬則日慘風悲宇宙淒厲總是傷心之景雖還他興體亦不須刻舟而求劍也先祖匪人言先祖豈不以我爲人乎注未是

四五六章皆反興嘉卉即知其爲栗爲梅也殘賊之

人竟莫知其所以致此之故也泉水之濁猶有清也我之搆禍竟穀無日也南國之有江漢以爲紀也我盡瘁竟曾莫我有也皆悲憤之詞莫知其尤不敢斥言于王曰搆禍有觸目羅網舉足顛陷之意莫我有猶云不當數也

七章合誦天蓋高四句觀之可以見士君子憂危傍皇靡身無地之狀

八章維以告哀言其詞不敢他及其意亦不敢有他望也

北山

敷政集事鞠躬盡瘁不敢告勞臣之分也。亦賢者之志也。大小鈎連勞佚均通無使壅閼政之經也。亦朝廷之惠也。汝墳之民能自志頳尾之苦。四牡之君能恤下將母之志。北山不均之歎何自而作首章述行役之勞二三章正言獨勞不均之事。四五六章以人已勞佚兩兩相形而不均自見。

登山采杞只是羈役在外覽物興思借借注雖云強壯本指同行者即皇華詵詵同義有云恐碍獨賢意

王室百官布列豈有一人獨役之理只是勞者對佚者言便是獨勞耳憂我父母此章較輕以念子言非以其缺養也

二三章正言役使不均如云普天非王土乎率土非王臣乎大夫如此不均獨以我爲賢使之從事王事如此彭彭傍傍也四牡如此彭彭也只緣謂我年華未邁筋力未衰故使之經營四方耳未老方將當是獨賢轉語時說以爲正獨賢處尚微滯注中猶字亦句活傍傍郎旁午意未老郎是方壯而壯則有膂力以經

嘗此詩本爲不均而作乃云天子嘉我之未老少我之方壯嘉我膂力方剛故獨見任使若反以爲王之知巳忠厚之至也然強壯者又豈止一人耶

後三章各就上下句比勘出不均來燕燕二句以安危分息偃二句以行止分叫號二句以動靜分棲遲二句以勤惰分湛樂二句以憂樂分出入二句以親疎分鞅掌鞅以控馬而執在手者一釋手則馬奔而不可御矣故總攬國事曰鞅掌　看數或字不嘗那着自己而已隱然在其中

大東

將大車者必揚塵思百憂者必致病要玩無思二字猶云索性丟開憂而可思猶可言也不敢思憂不可言矣不出於頻頻訓小明人有一事關心則此心全向此一處芥蔕如胸中所明白處只有此一事也不出二字絕可味自重有憂日益深病日益劇之意

此章詞旨沈痛似與風發同例傳行役勞苦而憂思然否

小明

此詩一說行役者孤苦憂傷而還念其僚友之詞一
說行者怨其居者者之詞三復詩詞大都士君子處亂
世之末流居者行者皆不得其所行者固以罪詈譴
怒反覆爲憂僚友之在朝廷者亦豈有樂事哉故思
之涕零末二章復以自勉之道戒之蓋亂世惟君
靖共正直庶幾獲免此即我友敬矣讒言其興之意
且悲已而忽念人憂傷之轉境多如此己之勞則訴
之天友之福則徼之神俱有廩廩不能自保意在
明明二句有宜其昭察下情意我征二句地之遠也

二月二句時之久也念彼共人明明戀國懷鄉悲已念人含愁在心無可伸說故涕零如雨固非別久之懷思然未是我勞彼佚而致忿憾不平之感也畏罪罟與畏簡書情事自別共人即下君子曰共人見位在當共亦微詞也

歲聿云莫須記得不是承還字說睠睠懷顧亦內顧而悲非念朋友也譴怒明入之于罪罟也下反覆瘖中之於罪罟也

自詒伊戚只以義命自安與自詒伊阻一樣若以為

不然見幾遠去恐非渾厚之音且下戒他人靖恭而自欲去亦矛盾矣

曰無恒安處與起下意下言盡職親賢而親賢又盡職中事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共如虔恭爾位之恭正直詩人即指自己一輩人說是與言扶助正人使得以行其志非引正直以自輔也好則愈深矣

鼓鍾

舊說前三章直刺之末章陰刺之非也皆婉刺之之詞鼓鍾伐鼛本可樂而聞者反憂作樂者今之人而

所懷者古之淑人君子微言之也其人自非其樂固是微言之也但至後其詞愈隱其意愈微耳讀詩者須得其溫厚之旨爲妙

鼓鍾鼓字虛將將湝湝伐鼛有始作既作偕作意樂之盛也湯湯湝湝三洲有始盛中流終落意時之久也且傷且悲且妯妯甚于悲傷憂之甚也懷允不忘言懷之信不能忘也只說懷其人不言懷之所在含畜無限樂之有節便是不回不猶只空說與今君子不相似荒亾意在言外

鼓鍾句與上一例另說鼓瑟二句與以雅二句對琴瑟堂上笙磬堂下同音總承上四樂說清濁高下無奪倫始終節奏無錯雜是曰同音雅南樂章籥舞樂容不僭總承三事說以詩歌則音律清明以舞蹈則疾徐有節是曰不僭

按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夷皆已不爲周臣宣王曾命將征之亦不自往至魯僖公又伐而服之初無幽王東至淮上之事此詩之義蓋不可考矣詩故謂記徐偃王僭王之事備之

楚茨

通詩廢徹不遲以上事神受福之事以下則燕私稱慶事然燕亦祭中事也首三章一時事而以酒食牛羊禮儀各舉其義言之皆三獻以前事也四章則三獻以後祝致類報時事也五六章皆祭畢時事也

首章主酒食言上四句只是述酒食之緣起不重黍稷以未穫言倉庾以已穫言總是言收成之富四我字見一粒皆我精神則皆我孝思也享祀泛就祭神言妥侑專就獻尸言四以字皆就酒食言以介景福

神介之也勿泥以字作自我求福說其實連下二章
通重奉祭不重求福上
二章主牛羊言七句分濟濟五句薦牲祝祭句求神
此即祝事孔明也濟濟自容貌言蹌蹌自步趨言兼
主祭助祭皆有之絜牛羊如視牲而色純角正之類
剝亨以治牲言肆將以獻牲言四或字即就牛羊說
非就人說烝嘗只泛言祭意于祊博求之也孔明訓
備訓著儀文兼至曰備典明昭明曰著神無象故曰
皇尸有象故曰享皇訓大訓君言其洋洋上下左右

威神充滿如君臨之也萬壽即介福正所謂孝孫之慶

三章主俎豆獻酬之事言此章之敬皆歸公卿蓋賤而執爨內而君婦外而賓客無一人不敬皆公卿之敬也至卒獲句分執爨君婦二段是祭時獻尸之敬賓客一段是獻尸後飲酒之敬執爨以供事言故曰踖踖主婦以交神言故曰莫莫爲俎以享神也燔炙以從獻也豆以獻尸也爲賓爲客爲字不重筮戒意獻酬三句皆就賓客說然獻酬指賓客交錯指少長

禮儀二句兼賓客少長禮儀笑語即獻酬交錯中之禮儀笑語也要知此是導飲不是祭畢之燕卒度無不合於法卒獲無不得其宜萬福意只帶過

四章承上三章說來云以者自入祭時至此時言之此蓋飲福受胙時也式禮句有總括前三章者有謂此時行禮以而敬不衰者還是就此時言作引下語耳徂賚孝孫如言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孝孫以下八句皆嘏詞苾芬四句與齊稷四句對飲食豊潔承上酒食牛羊俎豆獻酬踖踖莫莫之類如幾

句與時萬句各足上句即俱偏單厚一例看不可以爲百福與錫極之寔如幾意之所期如所欲而至也如式天下有一事即有一法福如之言繁多也齊者不亂稷者不遲匡者不邪勅者無慢皆禮容敬處也極訓爲至言每事之至其善無以加也

五章受祝告送尸徹饌燕私四件皆祭畢時事禮儀旣備終三獻也鍾鼓旣戒終三闋也戒訓告樂告成也孝孫徂位二句此時祭祀旣畢主人乃出立於阼階上西向祝出西階東向傳尸意告利成於公卿徂

位與上俎賓孝孫之位不同上是孝孫主祭時酳尸之位此是祚階上西向即未祭時分列之位也工祝致告亦與上不同上是祝致神意此是祝傳尸意也受告之後則當送尸以神爲度則當徹饌諸宰向司爲俎至是則徹去諸饌君婦向司獻豆至是則徹去籩豆徹饌之後賓徹俎皆去雖同姓諸父兄弟在于是以餘饌羞燕所謂燕私備字有兄弟既具之意六章燕私之事承上章末二句來入奏者入奏于寢也後祿對祭時受福看彼爲先則此爲後矣爾殽四

句詩人敘事之詞神嗜六句與燕者頌禱之詞此六句抑揚看正分疏前祿後祿壽考作已然事惠者物理威儀之無差忒也時者蒸嘗禴祀之亡忽忘也盡即沿惠時言末二句是幸之之詞朱注當字只以意度之後當如此不是勸戒其當如此也上數章稱福單指公卿一身留子孫一着說在燕私稱慶內以足上神福未盡之意此文章妙處

妥侑　妥訓安坐也尸即至尊之位或不自安故以拜安之侑尸告飽祝獨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

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

剝亨肆將　周禮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剝事者內饔司亨事者亨人司肆事者外饔司將事者司徒小子之類。

祊　禮公卿大夫皆行事于廟是廟門內有待賓客之處郊特牲直祭祝于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日求諸遠與正祭之祊在廟門外。

爨　饔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饔爨在門東南北上

廩爨在饔爨之北。

燔炙　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難熱者近火易熱者遠之。故肉以燔肝心炙。

君婦　妻曰君婦。妾曰女君。

豆　內羞籩則糗餌粉餈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醓醢。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

賓客　尊者爲賓。卑者爲客。按禮家每以諸侯爲賓。卿大夫爲客。

交錯　東西爲交。邪行爲錯。

賚孝孫。　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佐食取黍授尸，尸執
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嘏主人云又
送尸　君迎牲而不迎尸，又送尸不出門，尸在廟外
則疑於臣。在廟內則全于神，
徹不遲燕私　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
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衆賓
之俎則皆自徹而出，送賓于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
而不敢後，所以尊賓也，主人以胙俎豆籩及祝尸兄
弟之庶羞燕族人于堂，主婦以祝豆籩及姊妹之

祖燕內兄弟于房所以親親也

信南山

前三章以奉黍稷而獲福四章以奉瓜菹而獲福五六章以奉犧牲而獲福但章意當以黍稷爲主因及瓜菹因及犧牲耳

首章本原隰之自二章述雨澤之饒俱是作黍稷緣起元不甚重

疆畫其大界理別其條理然不是一定只是在外爲疆在內爲理姑就一夫論則百畝之遂徑爲疆中間

畆畝爲理就十夫論則千畆之溝畛爲疆中間遂徑又爲理矣推而至千夫之澮萬夫之川莫不然南東其畆余意疆理之中田畆纎錯或東或南不過言東南以槩西北甚覺簡便而注中云云時說皆從之蓋田畆必順地勢水勢所宜如地勢西高東下水勢就東其遂東縱入于溝則爲畆于遂之南以障之使水自西來者得以就東之横溝不溢而南也地勢北高南下水勢就南者倣此彼以畆爲防水之具也

雨雪雨字虛與則雲陽而異寒則雲陰而同故曰同

雲冬雪春雨土膏饒洽優是餘裕渥是厚漬霑是濡澤足是充滿

尸賓尸即楚茨之妥侑是也賓三獻之後主人亦有獻賓之禮非尸酌酢賓及祭畢而宴同姓于寢之獻也

瓜熟時正值秋嘗因并獻之非薦新之謂也

五章血膋以上總既灌迎牲之事苾芬以上既奠升臭之事合之所謂孔明也凡祭之次先灌酒次迎牲于是殺牲取毛以告純取血以告殺膋以升臭燔膋

在薦熟之後而取之則此時矣于是烝而進之享而獻之正薦熟升臭時事也此章所云清酒只用以求神亦爲迎牲而獻與三章獻尸之酒不同

甫田

一章勞農二章奉祭三章省耘四章收穫詩雖力農奉祭而大意主於勸農故章內多歸美農人之詞此詩之祭猶今世俗青苗神皆夏耘時事也首章提今適南畝或耘或耔原未說向播種時去次章方社之祭曰我田旣臧即上所謂黍稷薿薿報者報此非報

秋成也田祖之祭曰祈甘雨即大此𩰠𩰠之苗祈者
祈此非祈來年也三章省耘亦非祭畢復省之說只
前首章今適南畝又提起言之而末章則豫道之詞
再曰農夫之慶如云我何力之有正所以勸也
首章文義疊疊相承只重自古有年今又有年意歳
取十千猶三萬億及秭亦見收斂之多侈豐登氣象
非謂什一之法取民有制也
齊明犧羊琴瑟擊鼓俱互文非禮樂分說黍稷非甘
雨不生士女非黍稷不穀三以字相承遞說

曾孫之來亦不是特地省耘乃因祭而來朱傳適見又見字可味然上下相親相昜相感相應一種勤勞親近真率之景已宛然可掬

未穫時寄比不秕故如茨寔頻碩而垂末故如粱若既穫則茨粱不足言稼多故方廂以載之庾高故千倉以貯之報以介福須像農夫方好有飽淳和安田畝意

徐玄扈曰此詩諸說紛紛有作兩年事者以爲夏勞農秋報賽來年又復省耘又復收成謬不待言矣有

作一年事者謂前三章夏耘一時事末遂言收成之慶歸功於農而欲報之此在今時以爲不易之說以愚而論大朱必然按禮仲春祭社秋祭四方報成萬物秋獮之禮羅弊獻禽以祀祊十有二月大蜡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孟春祈穀於上帝季春爲麥祈寔季秋祈來年百穀于公社并無三夏之月祈報方社田祖之文惟龍見而雩當在建巳之月然此祭非祈非報唯僖嘻序言春夏祈穀于上帝仍非方社田祖則以此祭爲在耘

耔之時乃曲説也第三章雖是勞農然亦安知其非省穫之時徒以禾易長畝易字終善且有終字便拟爲省耘不知易其田疇是通用字終字猶俗言畢竟對自古有年而言如終溫且惠亦是常常如此之意泥此二字遂以爲省耘又曲説也爲此説者不過要將前面三章捱時溜月次第相因故爲此牽合附會以就其所見耳不知詩人作詩不比史官作史史家編年敘事不容錯亂若詩人之旨一章自爲一義或順時述事或錯舉成文或預道將來或追稱往事或

更端別敘。或重言後說。或因枝振葉。或沿波討源。換章則換事。換韻則換意。變化錯綜。如春山夏雲。頃刻異態。不可拿捏。初非拘拘以時月爲先後也。如此詩本是報賽之樂當作于秋祭之時首章述耘耔之勤二章說祈報之禮三章省農之時上能感乎下末章收成之事君欲報乎民各舉一事各敘一時則次章爲秋時之祭于義既通三章不論爲省耘省穫都無不可此說大有理故特存之

社方　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

者配之祭法共工氏之覇九州也其子曰句龍能平九州死以配社而祭之　四方之神東句芒西蓐收南祝融中后土北玄冥是也

田祖　神農始造田器謂之田祖先爲稼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一也

大田

此爲農夫之答甫田也故多歸美曾孫之詞田之大者稼必多稼多故種不可不具器不可不戒既備二字足上種戒意乃事二字起下覃耜三句意器戒故

覃耜可耕種具故百穀可播由是庭碩之苗可以順
曾孫之心矣由是方而皁堅而好不稂不莠底碩之
後漸見昌隆然蟲之不去雨之不降何以至此此非
農人之力非曾孫之貺無以致之曰田祖有神秉畀
炎火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徼福于曾孫也由是收
成之富曾孫省斂于野報賽之典脩而景福介矣
既方章敘苗生之盛復云無害田穉是倒敘章法
方房也謂米生于中若人之房舍甲孚以在米外若
鎧甲也穉謂穗之低小刈穫所不及者一束曰穧

刈而遺忘束縛所不及者合束曰秉謂束而聲㦸所不及者滯穗謂刈而折亂秉穫之所不逮者曾孫來止與甫田同但彼則君上勸農而見農之勤此則農夫相勸以慰上心彼爲耘時此爲穫時騂黑南用騂北用黑各隨其方色也

瞻彼洛矣

此因朝會而講武與車攻同例看洛水泱泱所謂據天下之雄嵩都六合之上游朝宗之地也君子韐以服之鞞以佩之振作六師于此福祿可謂如茨可謂

既同矣。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循是道也。豈不足以萬年保家室與。家邦乎。三章之中。或有講武而無福祿。或有福祿而無講武。總是文字錯綜處。作字重在天子親御戎服上。有以身率之而羣下皆奮揚之意。

韐。蔽膝之服。稱乎冕者。

琫。鞞之上飾。珌。鞞之下飾。琫。玉為之。珌。珧為之。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

裳華

此詩與蓼蕭相似。首言既見而心寫。尚未說到所以

然次章維其有章則之子之美見矣三章車馬之盛

若正有章之見于容飾者四章則由可見以及其不可見曰是以曰維其見其非倖致也似字句法妙品

二章以芸黃與文章三章以黃白二色與驂服一色芸黃亦有文章外見之意

首四句泛就設施言末二句方見才全德備有才即是德非上四句是才下二句是德才德二字皆自內說所謂惟其有之者有此也與上有字不同

詩經偶箋卷之八終